

鄭國務總理大臣撰

王道管窺

孝胥



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

康德元年十月上浣

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

新京市朝日通

印刷所 川口印刷所新京工廠



胥孝鄭 臣大理總務國

我當利人安能
害人我當克己
安能利己

孝悌

序 言

王道爲我國立國之本、鄭國務總理大臣、實首倡之、願王道之說、雖早見於經籍、然義遠旨遠、其真諦所在、世人或昧然而莫之究也、鄭總理對於王道之著述、篇幅浩瀚陳義精切、國內外人士、翕然景仰、本處曩曾採其新撰王道救世之要義、王道或問、釋王道、及弭兵說等數種、編刊爲王道主義研究資料共三輯、遍饗國人、茲復綜合各輯、彙編爲王道管窺一書、以期便於携覽、而廣流傳、爰弁篇首、以誌梗概云爾。

鄭國務總理大臣撰

王道管窺

鄭國務總理大臣近影

鄭國務總理大臣題字

目次

一、王道救世之要義	一
二、王道或問	四
三、撥亂反正議	五
四、釋王道	九
什麼是王道	
五、弭兵說	一〇
六、弭兵說	一
七、弭兵說	二
八、弭兵說	三
九、弭兵說	四
(五)	
十、齊家說	五

王道救世之要義

當世列國所用 以造成國民之思想者 豈不曰愛國乎 所用以養成國民之能事者 豈不曰軍國民之教育乎 各國所以練習其國民者 唯恐落於人後 豈知愛國之宗旨 即爲仇外之對象 軍國民之資格 即爲備戰之先聲 此皆建威圖霸之策 而世界之戰禍 已釀成於習慣之中 種因得果 不至於破壞治安 戕滅人類不止 且電力火器之技 日進未已 軍械之精 軍費之鉅 皆百千倍於往日 戰事未決 而人民之死亡 財用之耗竭 已立見矣 王道者 乃今日起死回生之良藥 消世界之戰禍 而致之於安居樂業之途者也 果行王道 必先蕩滌愛國之思想 而以博愛爲主 必先革除軍國之教育 而以禮義爲先 王道之學 謂之內聖外王之學 王道至大 而不能求之於大 王道至遠 而不能求之於遠 然則王道安在乎 今以一言蔽之曰 在於人己之間而已 內聖者 王道之屬於己者也 外王者 王道之屬於人者也 更引孔孟之書以證之

顏淵問仁 子曰 克己復禮爲仁 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 爲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

天下歸仁 乃王道之極則 其所以致此者 乃在於克己復禮 人已感應之機 似微而至顯 似緩而至捷 蓋必驗之事實 而後知求之於人者 徒勞而無益 發動之力 固在此不在彼也 子路問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 如斯而已乎 曰 修己以安人 曰 如斯而已乎 曰 修己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

君子 有位之稱 修己以敬 所謂惰慢邪僻之氣 不設於四體也 修己以安人 所謂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修己以安百姓 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 猶己溺之也 稷思天下有飢者 猶己飢之也 堯舜以天下之任責己 教與禹稷同意

子貢曰 如有博施於民 而能濟衆 何如 可謂仁乎 子曰 何事於仁 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 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施濟衆 其功難成 求之於人 絡無止境 不如返而求己 欲立而立人 欲達而達人 則由小而大 由近而遠 步步踏實 不待功成 而感應之效 一日千里 此即踐履之實地 擴充之要術也

大舜有大焉 善與人同 舍己從人 樂取於人以爲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 無非取於人者 取諸人 以爲善 是與人爲善者也 故君子 莫大乎與人爲善

舜以庶人 而爲天子 以舍己從人爲行 故天下服之 至於取諸人以爲善 則盡除人之見矣

孟子曰 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 禮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己 其身正 而天下歸之

行有不得 而求之於人 此天下所以常亂 王道所以不行也 反求諸己 則不親不治不答之 故 顯然易見 感應之機 捷於影響 王道易行 端可信矣

以上皆證明王道要術 在於人己之間 大學一篇 爲王道具體之學 宋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 可備參考

孝胥欲編王道修己學 分爲四課 曰教義 教讓 曰戒傲 戒貪 書猶未成

壬申六月十七日

王道或問

或曰 當世各國 莫不汲汲於造成愛國之思想 並養成軍國民之資格 今仍獨倡王道學說 以博愛爲資本 以體義爲器械 不製戰具 不蓄武力 使列國忌而陵之 則將聽其所爲而不施抵禦乎 曰不然 此在兼并之時代 無自保之武力 則誠不足以自存 拿破崙 威廉第二 既以吞併失敗 今日各小國 猶足獨立者 以其無毒 且不能爲害 故各大國 亦相視莫動 蓋以均勢之局 將以吞併而變 然則小國之安危 即大國之安危 觀洛桑 日內瓦之議場 皆設於瑞士 豈非以其不招衆忌 反得爲世界之華胥耶 若王道之國 興於亞洲 則於當世 列強 固有利而無害 雖不製戰具 不蓄武力 而舉世之戰具武力 不啻代我而施抵禦 欲忌而陵之 以肆其無理之行爲 恐必難於發端 而冒天下之不韙矣 比年以來 舉世已入厭兵之時代 王道果行 舉世之思想 必將改變 於軍縮弭兵之進步 將有意外之速化 所慮者 唯共產政策 彼所持傾覆世界之計畫 將以我爲思想之勁敵 其勢必不能兩全者也

撥亂反正議

中國之亂 已至十之八 自今以往 由八至九 由九至十 其變愈亟 殆非人意所能測 物極必反 距反正之時 其果不遠乎 今天下厭亂者十之七 怙亂者猶十之三 其於反正之機 不啻高山大川之阻隔也 揣其心病 不越三端 怙亂者以爲恥 厭亂者不敢斥 今宜發其心病 而後可引諸正軌耳

一曰背義之豪舉 自辛亥以來 主張民權者 皆以君臣名義爲恥 於是廢尊卑而尙平等 子以事父爲恥 弟以事兄爲恥 妻以事夫爲恥 裂冠毀冕 蕩檢踰閑 禍亦酷矣 今厭亂者不堪其害 而憚於明言 怙亂者不能自解 而慙於改轍 此反正之阻 一也

一曰仇外之習氣 自派遣出洋之學生以來 得列國之皮毛 憤己國之閉塞 於是輕視國內之所長 欲盡革之以從歐美 且欲捷出其上 及俄國大亂 以均貧富爲說 則從風而靡 自謂突出列國之右 此共和之必歸於共產者 勢也 今紀綱掃地 不能立國 非借外力 必不足以平亂 而仇外之徒 叫囂不已 反正之阻 又一也

一曰種族之陋說 曰黃白 曰華夷 曰滿漢 曰南北 皆擯異族於同類之外 此與列國之兵
 爭村民之械鬪 何異 孔子曰 有教無類 蓋謂中也養不中 才也養不才 先知覺後知 先
 覺覺後覺 人爲萬物之靈 所以不同於鳥獸者 正在此也 非特有教無類而已 教者 政治
 之一事 孔子所言 即謂有政無類 施行仁政 則萬類皆在生成之下 豈有種類之分別耶
 舜爲東夷 文王爲西夷 得志行乎中國 豈可擯耶 此反正之阻 又一也
 三端之餘毒 中於人心 非家喻戶說 所能消滅 故所謂國民會議者 亦等於築室道謀而已
 中國苟無撥亂反正之機 終必爲列國所分割 使果有之 則反正之景象 非特可以解除列
 國之戰禍 當使舉世之政治道德 驟越數十百級 以同登於太平之盛況 此其理固如指掌之
 明 即其事亦如反掌之易 今亦分爲三端 以證其可行而至之實
 一曰人才 人才者 隨政治爲消長 政治清明 則人才競出 政治紋亂 則人才不生 咸
 同之際 湘淮號爲多才 此特平亂之時 有提倡者 人才皆能自見 國內各省 與湘淮同
 非獨產於湘淮也 且華人之性 總睿質厚 不擇地而生 近數十年 人才之銷歇 可謂極矣

然吾觀南洋北美之華僑 多由掠賣亡命而往者也 無國家之保護 受土豪之凌虐 九死之餘 奮然獨立 至今南洋諸島 雄於貲者 不下數百家 獨恃忠實勤苦 以致成家立業 天下驚難 至於通商以來 洋商所用之買辦 粵人開之 甬人繼之 外人倚爲心腹 今日成爲數千萬之口岸 何一非經買辦之手 其不恃要約而信義不渝 乃爲華人之特性 當政治紊亂之時 人才不見於朝廷 於是橫逸四出 穎脫於工商之輩 若使國家納於正軌 則中國之人才 必將爭爲世用 或將超出於各國之上矣

一曰政教 史冊相傳 治國者必以仁義爲本 非若各國之專以功利爲務也 今日雜霸之術 已漸爲識者所厭 若使中國勃興 用仁義之法 以教功利之偏 行之數年 當如烈日照耀於天下 何則 以功利爲務者 常竭其能事 以營其私計 故使貧富不均 相懸太甚 終歸於并吞攘奪之局 以仁義爲本者 則出於淑世化民之策 救飢拯溺之懷 故聖人之言 必曰治國平天下 所謂平者 權不偏重 因時制宜 期於均無貧 安無傾而已 教化既成 則滅朝廷之權 以責自治之效 當可爲舉世之師法矣

一曰物產 自格致之學盛行 天不愛道 地不愛寶 盡出以供人類之用 然各國所蘊蓄者
 羅掘日久 或有告竭之虞 惟中國猶爲鴻荒以來秘密未開之寶藏 反正事成 當先營 歐亞
 交通之幹路 同時開放西北 使數年之後 官道縱橫 東南人民 競趨於西北 則立成地曠
 人稀之大國 夫地曠人稀 則謀生務急 謀生不暇 則亂自平而治自興 舉世之學術資本
 不能施行於各國者 皆許之試行於中國 行之有效者 皆許入籍爲民 十年以往 必將燦爛
 莊嚴 雄視列國 使舉世仰藉中國以爲樂土 必矣
 賢者生於今日 當發憫亂之良心 以撥亂爲己任 討論切近之務 勿怙前過 勿驕氣矜 自
 揣精力年歲 能得幾載效力於吾國 省齋寶貴 以施於實際 凡虛耗精神無裨事實者 宜一
 切置之 使機會果至 無起而應之者 則中國亡矣

庚午閏六月十三日

釋 王 道

王道者 古之聖王以斯道施政教民 而民悅服四方歸往 斯道也 以保民爲主 而教民親愛 教民禮讓 躬自履踐 教化 自成此人類之所以自別於禽獸者也

什麼 是 王 道

滿洲國建國是王道的主義、這王道就是平天下的法子、孟子說『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在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這四句書就是解說王道的、王道與霸道絕不能相同、孟子又說『以力假仁者霸』霸是必有大禍、因爲這霸道是以力來假人、所以人心不服、王道呢！是以道德來施行仁愛、不是恃這個力來欺人的、所以人心又歡悅又拜服、人心服了、天下平了、王道就算成功了、所以孟子常說『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意思說的、得到百里之地、試行這個王道、將來就能收得平天下的功效、就是

王道的真理

人道不明 於是謀國者 各營其私 利已損人 以強凌弱 以衆暴寡 此兵禍所以日亟 人類所以日殘也 世之人皆曰 國而去兵 不足以立國 此言也 特爲恃兵以均勢者言之也 有角力於此 掣其一臂 則其勢必負 固矣 然即使無掣臂之困 而任其角力 不止 終必至於兩斃 雖恃力者 亦將自知之也 悟其必終於兩斃而釋忿以圖存 不亦可乎 使罷其角力之舉 而不能以自存 猶可言也 今以角力之故 而幾於不能自存 則欲長恃其力以達於我存彼亡 是亦不可以已乎 嗚呼 恃兵以立國者 賦歛之重 死亡之憂 其民不能堪矣 昔者 太王受逼於狄 不忍以爭地之故 令人民受兵革之苦 慨然曰 君子不以所以養人者 (土地有出產能養人故人云) 害人 因避狄於岐 人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其後周興於岐 享有中國者 八百年 而侵人之狄 未幾即衰 此非明於人道而足以興邦之明證耶 立國於今世 果有不嗜殺人者 則天下必歸之矣 雖弭兵可也

弭兵說二

當世之士 心知阻兵之危 而又憂王道之危 此兵禍之所以難免也 撫劍疾視者 以退讓爲怯 以怯爲恥 然則甘於鬥死 而無暇他慮 此鷄虫之鬥而已 今於阻兵之日 而稱王道 彼將引爲深恥 以爲與逃死無異也 使其阻兵而凌王道 阻兵者可以唯所欲爲 則阻兵者利矣 苟不能唯所欲爲 而復有稱兵以止之者 阻兵者之自斃 與斃於王道何異 萬章所謂宋小國也 將行王政 齊楚惡而伐之 孟子以爲苟行王政 何畏齊楚 孟子釋王道之非危 而天下莫之信 此其信道不篤 而終於不能自解者也

癸酉三月初日

阻兵

阻、恃也(左傳)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鷄虫之鬥

言鷄啄虫、人傳鷄得失均小也、(杜甫傳鷄行)小奴傳鷄向市賣、鷄被傳急相喧爭、家中厭鷄食虫蟻、豈知鷄實還遭

烹、鷄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弭兵說三

今之倡言弭兵者 皆阻兵以自保者也 謂倡言弭兵者 其意不誠乎 吾必曰 非不誠也 果出於誠而不能取信者 何也 曰兵固不厭詐 安知倡弭兵者 非即出於兵謀也 盟誓之言必曰 我無爾詐 爾無我虞 安知此盟誓者 又非出於兵謀也 世莫不以詐爲固然 以誠爲不必然 何也 則以阻兵自保者 不憚以兵謀從其後 固舉世所同懼也 握殺人之器 而懷謀人之心其終亦必出於鬪而已矣 英意德法四國之合 欲先立於不戰 以制天下之戰 雖兵謀乎 蓋不背於弭兵之策也 若以去兵之國 與不去兵之國 有不待盟誓而信者 去其阻兵自保之意 則弭兵之說 將不倡而自行 無詐無虞 其本在此

癸酉三月十日

弭兵說四

孟子曰天下定於一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又曰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 縱有不仁
何至於嗜殺人 所謂非戰條約 所謂軍縮會議者非不嗜殺人者乎 曰舍本求其末 教殺人之
人製殺人之器而止之 曰毋殺宜其無效也 然則其本安在 曰勝殘去殺之道在於不爭 不爭
之道在於人己之學

弭兵說五

兩軍相見各爲其主死亡覆滅終不反顧勇也降者不誅投械者不戮義也禁暴戢兵以持和平仁也此數說者今皆廢矣兩國相仇必務覆其根本其破壞惟恐不力其範圍惟恐不廣飛機毒礮之下期於我存彼亡或同歸於盡然後爲快蓋往時之殺戮止於戰者今之殺戮及於不戰者欲免交戰之相殺必先破滅其不戰者使之不能戰處同歸於盡之境而求我存彼亡之僥倖於邁時日曷喪之哀與汝偕亡之慘瀰漫於人世之內以兵立國者其果足以立國乎謀國者其思之

癸酉八月十二日

齊 家 說

王道之行始於齊家一家之中有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所以相處者皆有恩義道德之共守推而廣之而國而天下不外此矣今日舉世之俗皆不受家庭之拘束於是以身爲本位以自由爲主義不憚舉恩義道德而屏絕之夫身之爲物也受拘束則保其道德務自由則陷於罪惡無怪乎社會之說舉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悉破滅之而悍然不顧也今設教者宜於子女初學授以齊家之書使有深固不移之心理至於婚嫁則皆能執行其家庭之義務以身率下養安樂和親之習慣孔子所謂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若以身爲本位以自由爲主義則恥於家庭之拘束恩義道德所不能堪其犯上作亂豈待教哉今日社會之說流毒於世界舉世雖憎之而無倡家庭教育以遏其禍者故棄其家庭者必入於社會舍二途之外吾知其決無所歸矣

癸酉八月十二日

